

庶物類纂

毛屬

自十七至十八

容

太政官文庫			
和書門	特別	一	二
		三	六
		二	二
類	號	函	架
		冊	冊
		四	六
		五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32362	
冊數	465(87)		
函號	冊	54	1

五十七内

共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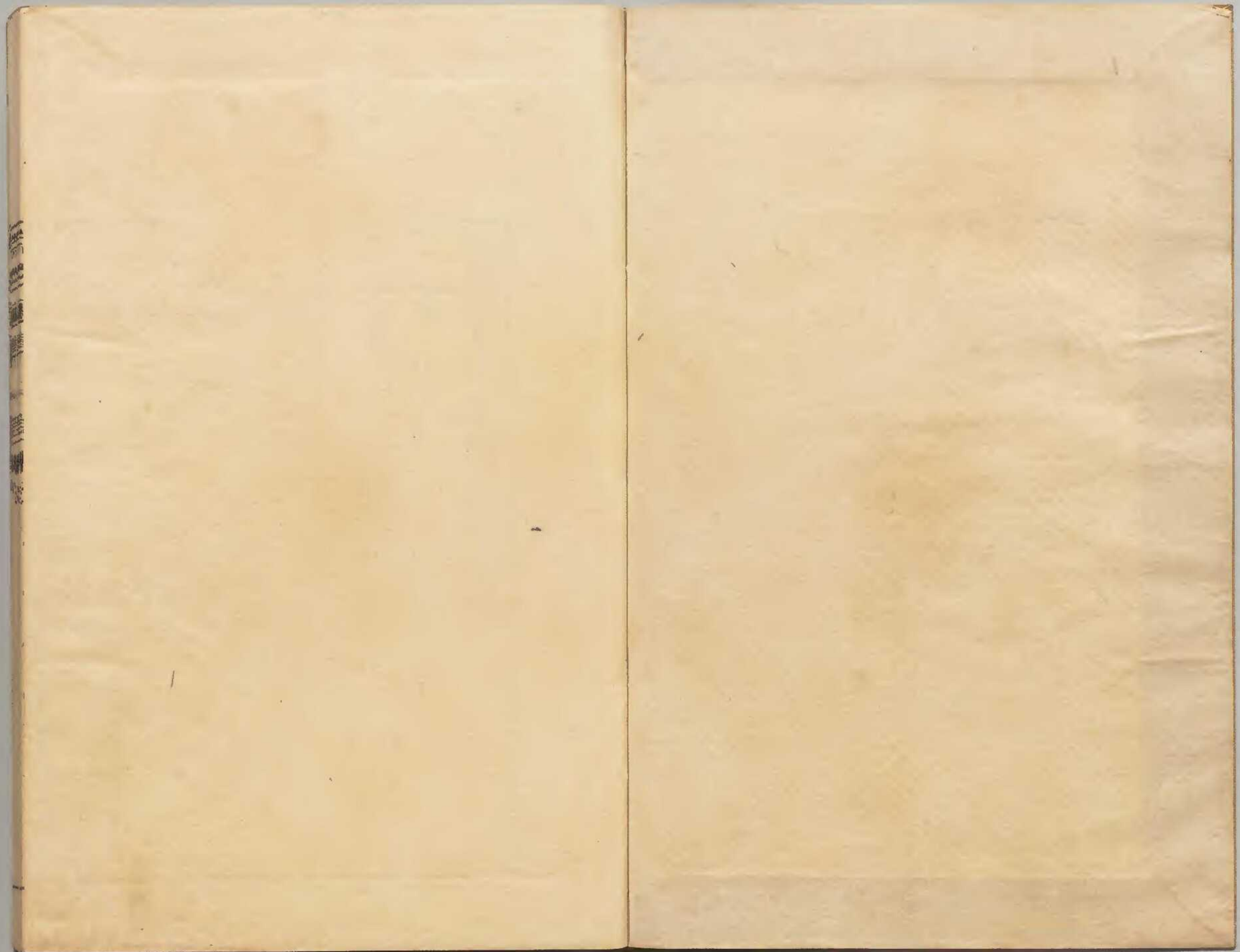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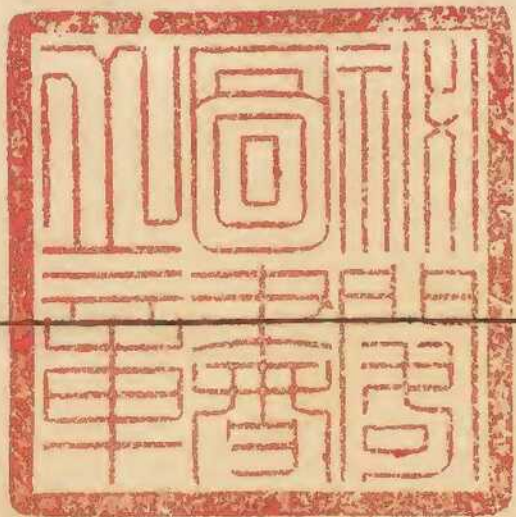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廢物類纂毛屬卷之十七目次  
 白狐  
 狐

無物類纂

卷十七

毛屬目次

狐

一名阿紫搜神記 一名紫狐酉陽雜俎

俗名絜紫絜子

狐

狐舊不著所出州郡陶隱居注云江東無狐皆出北方及益州今江南亦時有京洛尤多形似黃狗鼻尖尾大北土作繪生食之甚暖去風補虛勞陰莖及五藏皆入藥肝燒灰以治風今人作狐肝散用之膽主暴亡續傳信方云臘月收雄狐膽若有入卒暴亡未移時者温水微研灌入喉即活常須預備救之移時即治無及矣雄狐屎燒之辟惡在木石上者是也崔元亮海上方治五種心痛云肝心痛則顏色蒼蒼如

死灰狀而喘息大用野狐糞二升燒灰薑黃三兩搗  
 研為末空腹酒下方寸七日再服甚效狐之類音貓  
 湍似天而矮尖喙黑足褐色與獾貉三種而大抵相  
 類頭足小別郭璞注爾雅云貓一名獾乃是一物然  
 方書說其形差別也貓肉主虛勞行風氣利藏腑殺  
 蟲膏主上氣欬逆脂主尸疰胞主吐蠱毒獾肉主小  
 兒疳瘦噉之殺虻蟲貉肉主元藏虛劣及女子虛憊  
 方書亦稀用之本草  
圖經  
 狐南北皆有之北方最多有黃黑白二種白色者尤

稀尾有百錢文者亦佳日伏穴夜出竊食聲如嬰兒  
 氣極臊烈毛皮可為裘其腋毛純白謂之狐白許慎  
 云妖獸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  
 首五或云狐知上伏不度阡陌或云狐善聽水或云  
 狐有媚珠或云狐至百歲禮北斗而變化為男女淫  
 婦以惑人又能擊尾出火或云狐魅畏狗千年老狐  
 惟以千年枯木燃照則見真形或云犀角置穴狐不  
 敢歸山海經云青丘之山有狐九尾能食人食之不  
 蠱鼎曰狐魅之狀見人或以手有禮或祇揖無度或

靜處獨語或裸形見人

本草綱目

狐江南時有之汴洛極多形似小黃狗而鼻尖尾大其性多疑審聽善為魅捕者多用置北土作繪生食之○李時珍曰狐南北皆有之有黃黑白三種日伏於穴夜出竊食聲如嬰兒氣極臊烈毛皮可為裘其腋毛純白謂之狐白許慎云妖獸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或云狐知上伏不度阡陌或云狐善聽水或云狐有媚珠或云狐至百歲禮北斗而變化男女媿婦以惑人又能擊尾出火或

云狐魅畏狗千年老狐惟以千年枯木然照則見真形或云犀角置穴狐不敢歸山海經云青丘之山有狐九尾能食人食之不蠱狐魅之狀見人或叉手有禮 抵揖無度或靜處獨語或裸形見人百端怪誕也

明潁湖李時珍食物本草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為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積年能為變幻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為不可但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

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狐不從，乃持刺謁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盼生姿，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略三史，探顧百家，談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絕，肯包十聖，貫三才，箴八儒，擿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天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則是狐狸，乃掃榻延留，留人防護。此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謂

華曰：公門置甲兵，攔騎當是致疑於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為明公惜之。華不應，而使人防禦甚嚴。時豐城令雷煥字孔章，博物士也，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以試，竟無憚色。狐曰：我天生才智，及以為妖，以犬試我，遮莫千試萬慮，其能為患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真妖也。聞魍魎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能復別，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則形立見。孔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傳



燕昭王墓前華表木已經千年乃遣人伐華表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有一年少來謁多才巧辭疑是妖魅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狐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將木歸燃之以照書生乃一斑狐華曰此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乃烹之

晉于寶搜神記

謹按梁吳均續齊諧記狐作狸

後漢建安中沛國郡陳羨為西海都尉其部曲王靈

孝無故逃去羨欲殺之居無何孝復逃走羨久不見囚其婦婦以實對羨曰是必魅將去當求之因將步騎數十領獵犬周旋于城外求索果見孝于空家中聞人犬聲恠遂避去羨使人扶孝以歸其形頗象狐矣畧不復與人相應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後十餘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來時於屋曲角雞栖間作好婦形自稱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隨去即為妻暮輒與共還其家遇狗不覺云樂無比也道士云此山魅也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阿

紫化而為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同上

南陽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則有禍邑人宋大賢以正道自處嘗宿亭樓夜坐鼓琴不設兵仗至夜半時忽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矚自磋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於市中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少睡耶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臥無枕正欲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鬼在前大賢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老狐也自是

亭舍更無妖怪同上

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許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且止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日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于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未瞑樓鐙階下復有火勅云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日既暝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卧有頃更轉東首以挈巾結兩足憤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

走至柱屋因覆伯夷伯夷持被掩之足跣脫幾失再  
三以劍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之老狐正赤略無  
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髻百餘因此  
遂絕上同

吳中有一書生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不見  
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書聲命僕尋  
之見空家中羣狐羅列見人即走老狐獨不去乃是  
皓首書生上同  
譙人夏侯藻母病困將詣智上同忽有一狐當門向之

嗥叫藻大愕懼遂馳詣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  
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  
啼哭勿休然其禍僅可免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  
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上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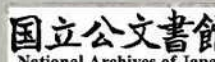
吳郡顧旃獵至一崗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乃  
與衆尋覓崗頂有一窠是古時冢見一老狐躡冢中  
前有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校乃放大咋  
殺之取視簿書悉是姦人女名已經姦者乃以朱鈎  
頭所疏名有百數旃女正在簿次晉陶潛搜神後記

襄陽習鑿齒字彥威為荊州主簿從桓宣武出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西見草上雪氣出伺觀見一黃物射之應箭死往取乃一老雄狐脚上帶絳綾香囊同上宋酒泉郡太守到官無幾輒死後有渤海陳斐見授此郡憂恐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此語答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既到官侍醫有張侯直醫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等斐心悟曰此謂諸侯乃遠之即臥思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斐被上斐覺以被

冒取之物遂跳踉訇訇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能一相赦當深報君恩斐曰汝為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歲狐也今變為魅垂化為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便當自解斐乃喜曰真放伯裘之義也即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光赤如電從戶出明夜有敲門者斐問是誰答曰伯裘問來何為答曰白事問白何事答曰北界有賊奴發也斐按發則驗每事先以語斐於是境界無

毫髮之奸而咸曰聖府君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斐侍婢私通既而懼為伯裘所曰遂與諸侯謀殺斐伺傍無入便與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斐惶怖即呼伯裘求救我即有物如伸一足絳割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考詢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懼失與諸侯謀殺斐會諸侯見斥事不成斐即殺音等伯裘乃謝斐曰未及白音姦情乃為府君所召雖效微力猶用慚惶後月餘與斐辭曰今後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同上

胡道洽者自云廣陵人好音樂醫術之事體有臊氣恆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審死白誠弟子曰氣絕便殯勿令狗見我尸也死於山陽殮畢覺棺空即開看不見尸體時人咸謂狐也宋劉敬叔異苑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為怪必戴鬪髀拜北斗鬪髀不墜則化為人矣唐臨淄段成式酉陽雜俎劉元鼎為蔡州蔡州新破食倉曰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於毬場縱大逐之為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



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大至皆弭耳環守之  
 狐良久纔跳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  
 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  
 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有符有醮曰可洞達陰陽  
 同上

某嘗目異鳥擊豐狐於中野雙睛耀宿六翮垂雲迅  
 猶電馳厲若霜殺吻決肝腦爪剝腎腸昂藏自雄倏  
 歛而遊問名於耕者對曰此黃金鶚也其何快哉因  
 識一作讓之曰仁人秉心哀矜不暇何樂之有曰是狐

也為患大矣震驚我姻族撓亂我閭里喜逃徐子之  
 盧不畏申孫之矢皇祇或者其惡貫盈而以鶚誅之  
 予非斯禽之快也而誰為悲夫高位疾債厚味腊毒  
 遵道致盛或懼諸殃况假威為孽能不速禍在位者  
 當洒濯其心拔除凶意惡是務去福其大來不然則  
 有甚於狐之害人庸忸於鶚之能爾唐李華鶚執狐  
錫續古文奇賞  
 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巫或為  
 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

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為天狐郭氏玄中記

林中書彥振攄氣宇軒昂有王陵之少戇罷政事去  
不得意寓揚州喪其偶久之忽於几筵座上時見形  
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彥振徐察非  
是乃微伺其蹤則掘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狐  
中一狐尤耄而白且解人語言向彥振求哀曰幸毋  
見殺必厚報彥振弗顧悉命殺之宋陸游避暑漫抄  
政和壬寅有狐登崇政殿御座衛士晨起叱狐不動  
呼眾逐之至西廊下不見即日得旨壞狐廟亦

闕之先兆也宋江萬里宣政雜錄

後齊武平中朔州府門外無何有小兒腳跡又擁土  
為城雉之狀時人恠而察之乃狐媚所為漸流至并  
鄴與武定三年同占是歲南安王思好起兵於北朔  
直指并州為官軍所敗鄭子饒羊法嵩等復亂山東  
武平三年鄴鄉并州並有狐媚多截人髮文獻通考  
宋宣和七年秋有狐由良嶽直入御中據御榻而坐  
詔毀狐主廟狐與胡同音同上  
天下事有不可曉者往聞邊城有棺數十具啟之皆

紗帽紅袍以為異說頗不甚信數以問人多云有之  
近至關中則同僚徐方伯時方在甘州張太叅在涼  
州其說尤異徐云修甘州城初破土見有一小棺出  
之已而愈斲愈多棺皆長二三尺啟視鬚鬢儼然老  
人也服飾不同大都多紗帽紅袍者亡慮數十衆喧  
然遂止不復發為祭文掩而葬之竟不知是何物又  
不知是何緣得葬城土之內張云涼州亦同時有之  
但不如是之多耳二君皆目擊可信人也此事自古  
未聞或云是妖狐所化然妖能靈異於生時豈死而

猶不復其本質則益不可解始知天下大矣存而不

論寧獨六合之外

明吳郡王世懋二酉委譚

謹按所記小棺皆是狐狸所為也實非有其物但  
人迷視沙帽紅袍也王世懋以為死狐之妖而有  
益不可解之疑何哉

元至正間范益者精於醫一日老嫗扣門求醫其女  
問所居曰在西山益憚其遠曰曷輿之來翌日二女  
至診之驚曰此非人脉必異類也當實告我嫗泣拜  
曰某實西山老狐也問何以能入天子都城曰真命



天子自在濠州諸神往護此間空處久矣益乃與之藥而去無何而高皇帝起淮右益聞即棄官去明陳留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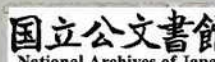
雜組五

狐千歲始與天通不為魅矣其魅入者多取人精氣以成內丹然則其不魅婦人何也曰狐陰類也得陽乃成故雖牡狐必托之女以惑男子也然不為大害故北方之人習之南方猴多為魅如金華家貓畜三一年以上輒能迷人不獨狐也同上江北多狐魅江南多山魃鬼魅之事不可謂無也余

同年之父安丘馬大中丞巡按浙直時為狐所惑萬方禁之不可得日就庭瘵竟謝病歸魅亦相隨渡淮而北則不復至矣山魃閩廣多有之據人屋宅淫入婦女蓋夷堅志所載木客之妖者當其作祟之時百計不能驅讓及其久也忽然而去不待驅之蓋妖氣亦有時而盡故耳同上魚臺隨僉憲府家居時其隣邑友人家為狐所宅問吉凶者往祈之其應如響人呼為老僊隨往觀焉主人向東密念呪語頃刻而至乃一衣冠士人也應對

明爽叙寒暄畢卻入簾內掀簾視之聞無所覩但聞聲耳隨問從何來曰在東南二十里外問年幾何曰二百餘矣往時濟寧有老狐傳易經者是吾祖也蓋當時濟寧曾在是事云隨又問君祖那得易理曰吾祖曾在白鹿洞中聽朱晦翁及陸子靜講易遂通大義耳隨臨去曰謝君相訪奉贈一舟隨問何舟笑曰仙舟豈不識乎然今未可與君十日為期但誠心勿悞也隨既歸心計曰野狐安得有舟過十日往訪之則不復至矣村人有失牛者往扣之曰牛固在也過

數刻則殺之矣問在何所曰吾不言言則盜牛者禍矣但吾能為若致之少選大風晦冥一牛轟然墮地則已被縛矣此萬曆甲午乙未間事也明陳留謝肇淛塵餘萬曆間臨漳呂大學者家貲鉅富忽一日有白衣老翁來求僦宅呂訝之不許往復數四翁艷然曰吾以情求若耳若能禁乃翁不乘乎即日徙入其宅車馬僕從紛紜闐咽呂知為怪萬方禁之不能去呂有好婢翁召令服後暮年婢誕一子彌月延客滿堂冠裳中饋者數十人酣呼竟夜既去一客醉不能動就視



狐也。呂家人擊殺之，翌日諸客皆至，號哭叫罵，奈何暴虐損我人口，吾必令若傾家乃已。既共舁出殯葬，樹表治隧，一如人間。越數日，有大狐入呂宅，緣屋走。呂率家僮，競持鎗戟格之，良久奔入馬草中，露其半身，衆盡力刺之，至死就視，乃七八歲小兒也。驚撓莫知為計，而呂佃戶家失兒，驗其屍，良是訟之官。呂竟坐抵繫囹圄者三年。新郡守至，詢道路之言，如一始為出之，家貲蕩析畧盡，白衣翁亦竟不至矣。同上

朱近修 一是姚江神燈記，往予聞姚江有神燈，以為

誕詢邑人曰：有之。四三月間始見，東郊嶽廟為盛。余候其時，攜同輩往，數數不獲遇。廟僧曰：天驟熱，將雨遇矣。余又候熱，往日暝抵廟，登山顛，玉皇殿憑高俯眺，忽見二燈冉冉從廟出，若懸余足底，回首四望，俱有所見。如晨星落落布野，已漸稠密，百千萬億熠熠往來，不可紀極矣。有二燈獨行者，有並攜二燈者，有百什燈并列徐徐若官人出行，鹵簿前導者，有若二隊相值各分去者，有相值若揖若語而別者，有高擎者，有下移者，有置燈憇坐者，有穿林踏險而行者，有

渡江者始渡若揭衣躊躇登岸則速者其光或頽若有所矇或光動若庭燎或滅或復明或數燈合為一或一分為數或迎風疾行跋反向而熾或徐行則斂或駐則漸微或排列一線若星橋燈市或獨燃幽處若寒窓蕪釜熒熒然或高在山半若懸竿或出江間藁葦中若漁火或遠或近在數十步內熟眎燈下若有二足影喁喁若聞語聲而實無語余見燈聚處使人疾趨眎則無有其人回眎予所在及有之余不覺也至初更鐘鳴則盡滅嗚呼其神耶非神耶以予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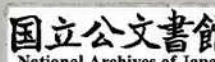
見洵神也然神之德盛塞天地貫古今無乎不在而必姚江必東郊必四三月必熟將雨始見是豈神耶夫儒者探賸索隱採傳聞覽怪誌其疑惑聚訟宜也余目所經見且久立凝睇而不知所由然求為博物君子不其難耶抑誠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則神矣余故詳述焉以質世之多聞者其年丙戌其月癸巳其日巳卯清櫟下周亮工因樹屋書影謹按朱一是所記狐燈甚悉其妙又楊穆西墅雜記云吳嗣業弘治間秋白泛石湖候月而還逢見

上方山燭籠百數，奕奕而上，或紅或綠，或小或大，參差不一，迨抵其巔，燈分兩岐，久之，紊雜而散，嗣業見之，亦無他奇。

神龍中，有何讓之者，上已於洛中光武原陵上見老翁吟曰：野由荆棘春，閨閣綺羅新。出沒頭上日，生死眼前人。訝其非人，遽欲前執翁，倏然躍入丘中，讓之從焉。遽見一狐跳出，尾有火，復如流星，讓之見一几案，上有文書二紙，其一曰：五行七曜成此閨，餘上帝降靈，歲旦，若涂蛇蛻其皮，君亦神壚九九六六來身。

天除何以充喉，吐納太虛，何以蔽保，霞袿雲紉，哀爾浮生，擲此荒墟。吾復浩氣還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濟忽，諸題云：應天狐超異科，策入道後，文甚繁難，以詳載讓之獲此書帖，喜而懷之，遂躍出丘穴，後數日，狐化為僧，持縲來，易復化，讓之弟紹取去，未幾有救捕盜內庫絹者，遂執讓之付法。  
乾闥子○明朗陵陳耀文天中記

什志玄者，河朔人，曾至絳州，夜泊墓林中，其夜月色如畫，見一狐從林下，將髑髏置首，推之落者，不顧，不落者，戴之，更取芳草，隨葉遮蔽其身，倏成美女，素服。



立於道左微聞有車馬行聲女子哀泣悲不自勝少  
選有乘馬即至與言久之欲將偕去玄從林出謂之  
曰此狐也其人不信玄乃振錫胡語女遂化狐而走  
其人叩頭悔過焉宋高僧傳

狐妖獸也善媚性多疑易曰小狐沈濟濡其尾里語

亦曰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以其身小尾大也腋下毛

白故稱狐白汀州府志

狐似狸而黃鼻尖尾大能媚人為妖八閩通志

狐似狗而小尾如長帚小前大後其為物靈善變化

妖媚以惑人性善疑喉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為裘

輕柔難得泉州府志

狐似狸而黃尾大性好疑江陰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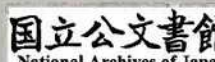
荆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  
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  
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  
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  
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  
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

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戰國策

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答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奔走虎以為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

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漢沛郡劉向新序

孟嘗君寄容於齊主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鬻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免而指屬則無失免矣望見而放狗



也則累世不能得免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為之崩。城為之阤。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為忠。况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鷓鴣巢於葦若。著之髮毛。建之女土不能為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主使為相。漢沛郡劉向說苑

祛狐狸法。妖狸能變形。惟千百年枯木能照之。可尋得。年久枯木。擊之。其形自見。明上海徐光啓農政全書

大和中有處士姚坤。不求聞達。常以魚釣自適。居于東洛萬安山南。以琴樽自怡。居側有獵人。常以網取狐兔為業。坤性仁。恒收贖而放之。如此活者數百。坤舊有莊。賣于嵩嶺善提寺。坤持其價而贖之。其知莊僧惠沼。行克率。常于闕處鑿井。深數丈。投以黃精。數百斤。求久試服。觀其變化。乃飲坤大醉。投于井中。以磴石咽其井。坤及醒。無計躍出。但飢茹黃精而已。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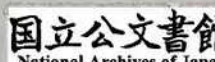


此數日夜忽有入于井口召坤姓名謂曰我狐也感  
君活我子孫不少故來教君我狐之通天者初穴于  
塚因上竅乃窺天漢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奮飛  
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覺飛出踞虛駕雲登天漢見仙  
官而禮之君但能澄神泯慮注盼玄虛如此精確不  
三旬而自飛出雖竅之至微無所礙矣坤曰汝何據  
耶狐曰君不聞西昇經云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君其  
努力言訖而去坤信其說依而行之約一月忽能跳  
出于磴孔中遂見僧大駭視其井依然僧禮坤詰其

妙坤告曰某無為但于中有黃精餌之漸覺身輕游  
颺其中如處寥廓雖欲安居不能禁止偶爾昇騰竅  
所不得特黃精之妙如此他無所知僧然之諸弟子  
以索墜下約以一月後來窺弟子如其言月餘往窺  
師已斃于中矣坤歸旬日有女子自稱天桃詣坤云  
是富家女悞為少年誘出失踪不可復返願持箕箒  
坤納之妖麗冶容至于篇什札俱能精至坤亦愛  
之後坤應制挈天桃入京至盤頭館天桃不樂取筆  
題竹簡為詩曰鉛華久御向人間欲捨鉛華更慘顏

縱有青丘今夜月無因重照舊雲鬟吟諷久之坤亦  
矍然忽有曹牧遣人執良犬將獻裴度入館犬見天  
桃怒自掣額躡步上階天桃即化為狐跳上大首扶  
其視驚騰號出館望荆山而竄坤大駭逐之行數里  
犬已斃狐即不知所之坤惆悵懇情盡日不能前進  
及夜有老人挈美醢詣坤云是舊相識既飲坤終莫  
能達相識之由老人飲罷長揖而去云報君亦足矣  
吾孫亦無恙遂倏不見坤方悟狐也後寂無聞焉  
李王仲遵  
花史左編

國朝常國公遇春等統兵至柳林去元京甚近庚申  
帝召文武百官軍民議戰守之計遲明會議端明殿  
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帝見歎且泣曰宮禁嚴  
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朕不  
可復作徽欽銜壁求活為天下笑即命地符未三日  
元京遂沒明枯蒼葉子  
奇草木子  
狐惡其類鬼所乘也一名玄丘校尉千年變淫婦吳  
省曾  
獸經  
海錄碎事曰玄丘校尉狐也上同



庶物類纂  
卷十一  
七

白狐

庶物類纂  
卷十一

毛屬

白狐

一

庶物類集 卷一

白狐

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季遊獵畢弋無度國內冢藏一皆發掘余所知爰猛說其大父為廣川主中尉每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冢墓不可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焉為余說十許事今記之如左

京雜記

漢劉歆西

樂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二白狐見入驚走左右遂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腳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腳乃以杖叩王左腳王

庶物類集 卷一 毛屬 白狐 二

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上同

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王曆通政經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為中書舍人嘗退朝見一白狐

在庭中搗練石上命侍僮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於

揆門者因話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至明白果

遷禮部侍郎宣室志○明朗陵陳耀文天中記

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相傳能為人禍福歲

時享祀祈禱不敢少怠至不敢道故嗣宗至郡集諸

邑獵戶得百餘人以甲兵圍廟薰灌其穴殺百餘狐

或云有大白狐從火中逸去其妖遂息後人復為立

廟則寂無靈矣嗣宗後帥長安處士种放者朝廷所

尊禮每帥守至輒面數之嗣宗不服以言拒之放責

數嗣宗聲色俱厲嗣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真宗有

勅書令放有章奏即附驛欲詣闕即乘驛放遂乘驛

訴於上前上特於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之後嗣宗

去郡有人贈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減渭北妖狐窟穴

空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為碑誌但石

刻此詩置于墓旁吾其榮矣宋趙葵行榮雜錄

齊晉燕趙之墟狐魅最多今京師住宅有狐恠者十  
 六七然亦不為患北人往往習之亦猶嶺南人與蛇  
 共處也相傳天壇側有白狐云千餘歲矣鬚髯如雪  
 時時衣冠與人往來人知之亦無異也一旦駕幸天  
 壇請雨匿數日不出駕返復至人問之曰天子每出  
 百靈訶護雖溝澮窟穴皆有神主之何所藏匿然則  
 安往笑曰直至泰山石竇中耳與一縉紳交善一旦  
 張真人來朝狐以帕一方托縉紳往求張印張見帕  
 大怒曰此老魅敢爾言未畢狐已鎖縛跪庭下矣張

曰野魅無禮若得吾印必且上擾天廷立取火焚殺  
 之縉紳泣為之請不得也  
一云是德州猴精縉紳為  
 寧德陳侍郎○陳留謝肇

澗五  
 雜組

魯獵者能以計得狐設竹窠茂林縛鵠于窠中而啟  
 其戶獵者登樹葉為衣棲于樹以索繫機俟狐入取  
 鵠輒引索閉窠遂得狐一夕月微朗有老翁幅巾縞  
 裳支一筇偃僕而來且行且言曰何讐言而掩取我子  
 孫殆盡也獵初以為人至窠所徘徊久之月墮而瞑  
 乃亦入取鵠亟引索閉窠則一白毳老狐也製為裘

庶物類纂  
卷一

比常倍温明華亭陳繼儒辟寒部

[Empty rectangular frame]

庶物類纂毛屬卷之十八目次

狸 獾 獾 黑青

[Empty rectangular frame]

庶物類纂

毛屬目次

庶類纂  
卷八

狸

一名野貓 本草綱目 一名貌 方言 一名狻 同上 一名貉

同上 一名伏獸 三才圖會 一名菓子狸 八閩志 一名不

來 史記封禪書註

俗名他奴已 タヌキ

庶類纂 卷八

毛屬 狸



魚物類集 卷八

狸

狸子隸爾雅○隸音曳

今或呼豺狸爾雅注

字林云狸伏獸似羆其子名隸郭云今或呼豺狸者

字林云豺狸也宋邢昺

狸狐獠醜其足蹠其跡夙爾雅○夙音鈕

皆有掌蹠夙指頭處爾雅注

說文云蹠掌也此四獸之類皆有掌蹠宣三年左傳

云宰夫膾熊蹠是其類也其指頭著地處名夙宋邢昺

魚物類集

卷八

毛屬

狸

二

疏雅

狸骨皮肉本經不載所出州土今處處有之其類甚多  
 多以虎斑文者堪用貓斑者不佳皆當用頭骨華佗  
 方有狸骨散治尸症肉主痔可作羹臠食之南方有  
 一種香狸入以作鱠生若北地狐生法其氣甚香微  
 有麝氣邕州已南又有一種風狸似兔而短多棲息  
 高木候風而吹過他木其溺主風然甚難取人久養  
 之始可得本草圖經  
 狸骨形類貓其紋有二一如連錢者一如虎紋者此

二色狸皆可入藥其肉味與狐不相遠江西一種牛  
 尾狸其尾如牛人多糟食未聞入藥孟詵云骨理痔  
 病作羹臠食之然則骨如何作羹臠音却肉羹也炙  
 骨和麝香雄黃為丸服治痔及瘻瘡甚效本草行義  
 狸有數種大小如狐毛雜黃黑有斑如貓而圓頭大  
 尾者為猫狸善竊鷄鴨其氣臭肉不可食有斑如貓  
 虎而尖頭方口者為虎狸善食蟲鼠果實其肉不臭  
 可食似虎狸而尾有黑白錢文相間者為九節狸皮  
 可供裘領宋史安陸州貢野貓花貓即此二種也有

又如豹而作麝香氣者為香狸即靈貓也南方有白面而尾似牛者為牛尾狸亦曰玉面狸專上樹木食百果冬月極肥人多糟為珍品大能醒酒張揖廣雅云玉面狸人捕畜之鼠皆帖伏不敢出也一種似貓狸而絕小黃斑色居澤中食蟲鼠及草根者名玃音迅又登州島上有海狸狸頭而魚尾也本草綱目狸一名野貓處處有之其類甚多形頗似貓其文有二一如連錢一如虎文肉味與狐不相遠江南一種牛尾狸其尾如牛人多糟食○李時珍曰狸有數種

大小如狐毛雜黃黑有斑如貓而圓頭大尾者為貓狸善竊雞鴨其氣臭肉不可食有斑如羆虎而尖頭方口者為虎狸善食蟲鼠果實其肉不臭可食似虎狸而尾有黑白錢文相間者為九節狸皮可供裘領宋史安陸州貢野貓花貓即此二種也有文如豹而作麝香氣者為香狸即靈貓也南方有白面而尾似牛者為牛尾狸亦曰玉面狸專上樹木食百果冬月極肥人多糟為珍品大能醒酒人生畜之鼠皆帖伏不敢出也一種似貓狸而絕小黃斑色居澤中食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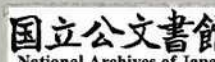
鼠及草根者名狽。又登州島上有海狸。狸頭而魚尾也。明瀕湖李時珍食物本草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鼯鼠。客遂化為老狸。晉干寶搜神記

謹按。閩中趙世顯松亭晤語云。狐狸多能變幻。以惑人。昔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鼯鼠。客遂化為老狸。夫變形而聽講誦。

狸亦可為善變者歟

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嘗見父來罵詈。趕打之。兒以告母。母問其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復往。父憂恐。兒為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鬼便遂歸。作其父形。且語其家。二兒已殺妖矣。兒暮歸。共相慶賀。積年不覺。後有一法師過其家。語一兒云。君尊侯有大邪氣。兒以白父。父大怒。兒出以語師。令速去。師遂作聲入。父即成大老狸。入牀下。遂擒殺之。向所殺者乃真父也。改殯。



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念懊亦死上同

句容縣麋村民黃審於田中耕有婦人過其田自  
啜上度從東適下而復還審初謂是人日日如此意  
甚怪之審因問曰婦數從何來也婦人少住但笑而  
不言便去審愈疑之預以長鎌伺其還未敢斫婦但  
斫所隨婢婦化為狸走去視婢乃狸尾耳審追之不  
及後人有見此狸出坑頭掘之無復尾焉上同

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常  
呼伯祖與語及京師詔書誥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

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乃買羊肝於前切之齋隨  
乃不見盡兩羊肝忽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  
欲舉刀斫之伯祖呵止自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  
者啖羊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  
為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曰某月某日詔書當到至期  
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在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  
祖大恐怖謂神曰今職在刺舉若左右貴人聞神在  
此因以相害神答曰誠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即  
無聲上同

張華為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為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耶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為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詣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畧三史探賈百氏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明公當尊賢容眾嘉善矜不能奈何憎入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

曰公門置兵申闌錡當是疑僕也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為明公惜之華不答而使人防禦甚嚴豐城人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

梁吳均續齊諧記

謹按搜神記狸作狐

樂廣字彥輔南陽滎陽人晉惠帝時為河南尹先是官舍多妖恠前尹皆於廊下督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惟廣處之不疑常白日外戶自開二子凱橫等皆驚怖廣獨自若顧見墻有孔使人掘墻得狸而殺之其恠遂絕宋劉敬叔異苑

晉義熙中烏傷人孫乞齋父書到郡達石亭天雨日暮顧見一女戴青織年可十六七姿容豐艷通身紫衣爾夕電光照室乃是大狸乞因抽刀斫殺織是荷

葉同上

元嘉十九年長山留元寂曾捕得一狸剖腹復得一狸又破之更獲一狸方見五臟三狸雖相包懷而大小不殊元寂不以為恠以皮掛于屋後其夜有群狸繞之號呼失皮所在元寂家亦無他同上

丹陽縣慶婦生一男一虎一狸狸虎毛色斑黑牙爪皆備即殺之兒經六日死毋無他異同上

狸一名狶亦謂之貌江淮陳楚謂之為狶其子隸音狶

○唐顏師古急就篇註

捕狸之法必用烟薰其穴卻於別處開穴張置捕如  
 拾芥然狸性至靈每於穴中送土作臺以處且可障  
 烟夏月於臺下避暑可謂巧矣而捕者又必窮其  
 臺之所之而後止可謂不仁也宋升陽周密癸  
 辛雜識續集  
 王度至長安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端麗名曰鸚  
 鵡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化為老狸而死異聞錄○  
 明朗陵陳  
 耀文天  
 中記  
 狸者狐之類口方身文黃黑彬彬善搏為小步以擬  
 度其發必獲謂之狸步量侯道法之好伏故又稱伏

獸三才圖會

狸口銳身長似貓其種不一有香狸過處草木皆香  
 有玉面狸面白色有九節狸尾有九節脊毛可製筆  
 心其味皆佳閩書  
 狸有斑文黃色二種黃色軀尾皆長常熟縣志  
 狸方言曰江淮之間謂之狸口銳身長似貓有香狸  
 過處草木皆香有玉面狸面白色有九節狸尾有九  
 節脊毛可製筆心其味皆佳汀州府志  
 狸文彩斑然性善擬度江陰縣志



狸口銳身長似貓其種不一香狸所過處則草木皆香玉面狸面白色九節狸其尾有九節皆嘉味也八閩

志通 狸俗呼菓子狸同上

祛狐狸法妖狸能變形惟千百年枯木能照之可尋得年久枯木擊之其形自見明上海徐光啓農政全書

貌狸別名也音毗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狸音來北燕朝鮮之間

謂之貉今江南呼為貉狸音丕關西謂之狸此通名耳貌未聞語所出○漢楊雄

方言晉郭璞解

世間多有精物妖恠百端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厲厭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恠物其後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二端正婦人乞得奇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檄白樓不可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失之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新頓利

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漢汝南應劭風俗通義

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大有才沒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日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未冥樓鐙階下復有火勅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耳既冥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臥有頃更轉東首以挈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

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足跌脫幾失再三徐以劍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老狸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斃人結百餘因從此絕伯夷舉孝廉益陽長楚辭云鼈令屍亡沂江而上到嶧山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為王漢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同上

謹按于寶搜神記狸作狐其文畧同

徐廣曰狸一名不來史記封禪書註

李綽尚書故實曰荀與寫狸骨治勞方右軍臨之號  
 狸骨帖按本艸惟貓頭骨治蠱毒心腹痛殺蟲蓋古  
 方多用狸今人多用貓雖二種而氣性相同故可通  
 也清皖桐方氏浮山  
 此藏軒物理小識

糴

一名狗糴本草綱目 一名天狗同上

俗名莫施奈

唐物類集卷之八

獾

獾又作貍亦狀其肥鈍之貌蜀人呼為天狗本草綱目

獾豬獾也獾狗獾也二種相似而畧殊狗獾似小狗

而肥尖喙矮足短尾深毛褐色皮可為裘領亦食蠶

蟻瓜果又遼東女直地面有海獾皮可供衣裘亦此

類也同上

獾音歡一名狗獾處處山野有之穴土而居形如家

狗而脚短食果實有數種相似其肉味甚甘美皮可

為裘明瀕湖李時珍食物本草

雜物類纂 卷之八 毛屬 獾 二

獾州縣田阜之間多有之淮南子曰獾為曲穴陰以防雨景以蔽目此亦鳥獸之智也

鳥獸考

見河南通志○明吳興慎懋官華夷

獾如犬穴地中常以夜定出田野覓食雞鳴即還其行皆有熟路土人覓其穴置於穴口雞鳴時縱犬吠之奔而入穴即獲焉其肉膖甚不能多啖也

五雜組

明陳留謝肇淛

獾有豬獾狗獾

重修鎮江府志

獾有二種穴于丘壠獵者以煙熏取之

常熟縣志

獾獬之子似狐而善睡其子名獬其雌者名繼今江

東呼貉為狝狝字林云狝狸類狝謂之狝廣雅云狝

貌也然則皆獬之通名也箋貉子獬爾雅獬子獬獬

作貉說文獬貉之類亦有獬貉字非一也

鳥獸草木攷

明閩中吳元化毛詩

貉善睡之獸似狸擊竹驚之乃起行數步已而復寐

黃褐色毛長三寸有異光威勢如虎其營窟與獾皆

為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俗云雖同穴而異處傳

言貉不踰汶踰之則死猶鸚鵡之不踰濟也今江東

呼貉為貉。周人將獵，則先祭貉，故謂獵為貉。周禮曰：祭表貉，則為位。蓋獾之將出，貉為先導，貉之所在，知獸之所聚，故祭而取之。詩義問曰：狐之類，貉猶狸也。貉子曰：貉，貉形狀與貉異，世人皆名貉，貉子似狸，然則貉之為貉，自是一種，非貉父也。鄭箋恐誤耳。

獾

一名獾狍 本草綱目 一名豬獾 同上

俗名埋密 備前州 又名密打奴 已上同

原物類集卷十八

獼

獼子獼爾雅○獼音

獼豚也一名獼 爾雅註

字林云獼獸似豕而肥其子名獼宋邢昺

狐之類獼音獼似大而矮尖喙黑足褐色與獼貉三

種而大抵相類頭足小別郭璞注爾雅云獼一名獼

乃是一物然方書說其形差別也獼肉主虛勞行風

氣利藏腑殺蟲膏主上氣欬逆脂主尸疰胞主吐蠱

及女子虛憊方書亦稀用之本草

毛屬 獼

貓肥矮毛微灰色頭連脊毛一道黑背尖黑尾短闊  
蒸食之極美貉形如小狐毛黃褐色野獸中貓肉最  
甘美仍益瘦人本草行義

貓即今豬獾也處處山野間有之穴居狀似小豬  
形體肥而行鈍其耳聾見人乃走短足短尾尖喙褐  
毛能孔地食虫蟻瓜果其肉帶土氣皮毛不如狗獾  
蘇頌所註乃狗獾非貓也郭璞謂獾即貓亦誤也本草

貓音端綱目一名豬獾處處山野間有之穴居狀似小豬

狔形體肥而行鈍其耳聾見人乃走短足短尾尖喙  
褐毛能孔地入虫蟻瓜果為其所啖其肉微帶土氣  
皮毛不如狗獾貓與獾自是兩種或以為一物誤矣

明瀕湖李時珍食物本草

獾貓豚也俗名豬獾一種狗獾俱肥腴多膏居丘墓  
深穴土人以獵犬捕之松江府志  
獾一名獾善穴土為窟江陰縣志

貓野豬中矮短而豐澤者也江南山谷處處有之其  
肉極肥比家豬尤為甘美野味中之可佳者也明近濂許



庶物類纂 卷十八

希周藥 性奇方

籜也 籜音歡

關西謂之籜 波湍 漢揚雄 方言 晉郭璞解

黑青

俗名革麻伊他地

果物類纂 卷十八

毛屬 黑青

原物類集 卷十八

黑青

元符年衆人宿岐山縣客邸明白一人亡其首無血  
官捕殺者踰年竟不得或云俠客氣劒中人無血政  
和年河中府早宴罷營妓羣行通衢中忽暴風起飛  
劒滿空或截髻或剪鬢或削面俱不死亦不傷他人  
或云劒俠為戲耳予親見之河南邵氏  
聞見後錄  
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京師黑青見時方卷細民家  
男女夜多露宿忽見有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自戶  
牖入雖容室亦無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臉

無勿頁集

卷十八

毛屬

黑青

二

或腹背被傷出黃水醒始覺傷亦不甚痛數日遍城  
驚擾暮夜各操刃張燈自防見有黑氣來輒鳴金擊  
鼓以逐之予始不信一夕二鼓時予家後債房者王  
二之幼學啼哭其夫婦大喊救人予驚起隔牆呵叱  
問之答云有人且云取火取刀來少頃乃息次日使  
人審其詳云一物坐其婦胸上冰冷婦驚起乃被奪  
其提孩刀與互爭其夫荒忙覓刀不得乃啓門得鄰  
居火怪始棄去初此怪起於城西北人莫敢言及各  
城皆有被傷者始各訴於該城兵馬司巡城御史拘

審有驗乃具以聞止云不知被何物所傷然多有見  
者云黑而小金睛脩尾狀類大狸蓋不啻二十餘枚

兼旬始息

泰和尹直蹇  
齋瑣綴錄

黑青震澤長語成化中京師相傳有物如狸或如犬  
倏忽如風或傷人面啣手足一夜數十發或東或西  
時無定處一日上御朝忽驚擾兩班諠亂名曰黑青  
時內臣汪直等用事立西廠廷臣多被戮辱大學士  
商輅兵書項忠皆以事去內使威權赫奕倏忽南北  
往來不測人以為黑青之應漢五行志言之不從則

有白青白祥聽不聰則有黑青黑祥

肝貽馮應京  
月令廣義

謹按黑青被傷不可以治金瘡方療之惟以石蛤  
為末麻油調傳之妙又以多年曆白紙燒作灰油  
傳之亦可也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several lines and is difficult to decipher due to its orientation and fading.

